

随笔·人间百味

奔奔

诗歌·岁月如歌

□张晓曼

隔壁邻居家有个小男孩叫“奔奔”，据他说他还有个名字叫“大奔”。每次叫他的名字就想起我家的小狗“笨笨”，害得在此客居的我天天想家。

奔奔不到3岁，是这条街上的“活宝”，谁见了都忍不住逗逗他。尤其是那位卖菜的长胡子老大爷，瞅见奔奔就伸出5个手指头撮一块，笑呵呵地问：“奔奔，这是啥？”小家伙每次都拉长了音回答：“老——撮。”然后再配上他独特的笑声，好像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

“老撮”是他的外号，也不知道谁给他起的，还真不好听。听他妈解释“老撮”的意思就是“老抠”，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是“真抠”。

认识他有两个月了，几乎每天我都想方设法哄要他手里的“宝贝”。可是一次也没要过来，人家还有一大堆理由。

“你别吃了，别给俺祸害了。”

“这个太辣，你不管吃。”

“你别骑，这是小孩的，别给我压坏了。”

“秤毁了，你别用了。”

不过，有一次他竟然主动给我一个花生——还是他妈妈说里面有虫。

还有更有意思的。他妈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小商店。有个人去他家买帽子，他小跑过去给人家解释：“我家帽子小，你头太大了，不卖给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有位大姐过来买东西，他家的货摊就摆在门口的大街上，有一阵人太多，他妈没有注意到。这时，小家伙像个小老板似地说：“妈妈不在家，你走吧！”可是他妈妈明明在家嘛！

所以，只要他在门前坐着，谁谁也拿不走他家的东西。每次他妈妈在面厨房做饭，都是他在前面看着货品。

像他这么大的小孩，在这条街上真不多。起码我是没见过他和别的小朋友玩，所以，大家都喜欢逗他玩。我是这条街上一家爱心粥屋的负责人，和奔奔家是邻居。每次我和他出去，从这条街的东头走到西头，都是和他打招呼的，反倒是我没人认识。有时想想，他这么“抠”不能怪他，那么多人问他“要东西”，他不知道是逗他，习惯性地不给了，就成“老撮”了。不过，奔奔可从来不接别人的东西，即使很有诱惑力，他也不要。

没有同龄人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骑他那辆自行车，一圈又一圈，从早到晚，似乎不知道什么叫累，有时候还

会停下来看看天空，自言自语几句，有时也会自己偷乐，不知道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

不骑车时，他就蹲在路边挖土。好像小孩都喜欢玩土，他每天都要挖一会儿，就用他那两个小手挖，挖出来的土放到他的小车上运走——实际上就是转一圈。也不知道他挖了多久，从认识他就见他挖，现在已经是两个“大坑”了。每个坑能放两个碗，像两个“陷阱”似的。早上给爱心粥屋拍照，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我现在都不敢往那个位置走了。

他也有静下来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看见他坐在他家门口那堆卫生纸上，安安静静，仿佛时间静止了。原来他家门口有个蚂蚁窝，蚂蚁黑乎乎一片，他怕别人踩着，小心翼翼地护着它们，每次有人过去了，他都说：“别踩，别踩，它们要找妈妈。”真是善良的小孩。

别看 he 小，特别爱干活。他可是我们爱心粥屋最小的志愿者，每次到粥屋，他不是拿着拖把拖地，就是拿着笤帚扫地，有时候还会帮我往筐子里捡菜。前几天有人捐了两筐黄瓜，奔奔不声不响地把黄瓜把都都掰掰，他居然知道黄瓜把不能吃！不过山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粥屋，他最热衷的就是那一擦擦凳子，擦一块，再搬开，再擦一块，每次擦得比他还高。他好像知道到粥屋就是干活的，一直闲不下来。

有时需要采购调料，我就带着他，最喜欢听他说“中”。不过有的时候他刚睡醒，我是无论如何也哄不走的。

我和奔奔成了朋友，还好有他陪我玩，不过，还得看他的心情——有时候他也会和隔壁的隔壁修车的老李玩。

下午是这条街最热闹的时候，卖黄瓜的、卖草莓的、卖豌豆的，各种吆喝的声音，还有你一句我一句的讨价还价声，熙熙攘攘。他还在骑着他的自行车，时而蹬得快，时而蹬得慢，还调皮地往台阶上骑，上不去，就下来推，不管怎样，也得上去，好像他的世界只有自行车。他沉浸在他的世界里，骑着自行车，不会想着他的挖土机，玩着挖土机更不会想着蚂蚁。他只专注于当下，没有任何杂念，每当看他认真地玩，我就好羡慕，想着我小时候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这般专注，这般洒脱。

这时，忍不住叫了他一声“奔奔”，他抬头冲我一笑。他的笑是很迷人的，眯着小眼，还有两个酒窝，像一缕阳光，更像一阵温暖的春风，带走了那些烦人的思绪。

所以，花要开了
(外一首)

□陈猛猛

我在河边踱着步
一点点靠近
一只鸟栖息的树枝
它背对着我
蓝灰色的尾巴剪刀般挺着
白色的胸脯若隐若现
鸟儿如此恬淡
优哉游哉
它甚至发出几声惬意的啁啾

在这样罕有人至的野外
最美的事情
莫过于听鸟鸣宛转
天空展现出全部轮廓
趁流年未老
趁光线一丝丝发亮
用一颗热爱的心拥抱幸福
在鸟飞离树枝之前

每一天都是珍贵的赐予
交错的往昔与现在
令一段际遇慢慢沉淀
在起风前穿好衣裳
对着镜子装点微笑
阳光普照的时日就要来到
所以，花要开了

阳光若悄悄躲起来

多想我还是那颗小星星
抓住风的尾巴
在热闹的天宇
月光下的湖畔
尽情地歌唱流年

花飞花落的日子
多想张开怀抱拥抱蓝天
可是阳光躲了起来
尘埃覆盖了过往
回头看身后只剩拉长的影子

总喜欢在夜幕下仰望星光
把自己当作放星星的羊
陌上的花，总开在迟到的九月
碎影流年里
多想快乐上路勇敢飞翔
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继续乘风破浪

阳光若悄悄躲起来
那就踮起脚尖
靠近阳光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
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
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
139.com；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

与小餐馆老板聊天

□刘云鹏

回想《聊斋》成书过程，不禁赞叹蒲松龄的别出心裁，竟然想出这么好一个方法来听故事、写书——开粥铺。施粥予人，索人以事，记之以书，一箭数雕，成全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蒲松龄算是一个聪明的小餐馆老板了。聪明的老板不仅在于算术上的精打细算，还在于对回头客的“致命”吸引。事实证明，很多聪明的老板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善于和客人聊天，很多客人同样聪明，他们善于与老板聊天，于是一拍即合。

吃饭的场所，除了家里外，是分高档和低档的，高档的叫作酒店、酒楼、酒庄，低档的只能捡剩下的名字了，叫餐馆、餐厅、饭馆、饭店、食堂，一点不嫌俗气。事实证明，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这些名曰餐馆的低档场所，一是价位可以接受，二是有人情味，与高档场所的一掷千金、看钱服务、机械微笑、微笑割肉迥然不同。

事实上，吃饭本来就是一个俗事，本能而已，吃饭时候聊天就很自然，话题难免俗也非常自然。不同的是，在小餐馆里，老板会亲自“屈驾”和你聊天，在高档场所你享受的最“高档”服务也不过是服务生的唯唯诺诺，老板一般是不会“屈驾”现身的。

亲切无疑是小餐馆的必杀绝技。与小餐馆老板聊天，你几乎听不到什么高谈阔论，但你完全不会灰心丧气，因为你找到了一个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找到了一个发泄工作生活怨气的场所，找到了一个对等的交谈对象。

有心与小餐馆老板聊天，你最好选择避开营业高峰期，这时客人很少，老板也就有心、有时间慢慢跟你聊，聊天也不会因为一个新客人的到来暂时中断，不用担心再次聊天的时候还得回想上次的话茬。从他的嘴里，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最近蔬菜肉类的价格起落，各种饮食的新潮吃法做法，还有他及同行们日子的酸甜苦辣，甚至你可以取到如何创业的真经。总之，选择同一家餐馆的次数越多，你得到的信任指数越高，你听到的信息含金量就飙升。

与小餐馆老板聊天，你可以体会到《边城》里的淳朴，见识到久违的真诚和默契。曾经常去一个小餐馆，与老板相交甚深，以兄弟相称，空闲时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喝酒，结账时零头自然是不会收的。当我决计要离开那个城市时，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小餐馆的女老板，经常不收我的饭钱，说是等以后凑整之后再给，零零碎碎地多么麻烦。虽然不是“大跳楼”地让利，但是这种信任却让人感动，相信你下次还会来，相信你不会忘。

如果说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可以校正或者丰满对某个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与小餐馆老板聊天，则主要在于享受那份真实与休闲。

一为求知，略显严谨认真；一为求趣，当然自由洒脱。如果说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微型媒体”，那么小餐馆就是一个固定的“聊斋”、闲散的“沙龙”，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你的主要任务是倾听——倾听高见；与小餐馆老板聊天，则主客不分，有说有听，交换意见而已。算是各有千秋，为主为客都无妨，为客，可以享受座上宾的礼遇，为主，可以享受东道主的情谊。为主为客，都是家一样放松。

